

浪漫主义下的烟火

■ 新华

以《夏倍上校》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无不证实了一点:烟的魅力征服了19世纪整个法国社会。实际上,从巴尔扎克、大仲马的小说,特奥菲尔·戈蒂埃的诗歌,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集,直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整整一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在各自作品中都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吸烟者这个庞大的族群。在他们的笔下,当时的人物是如何吸烟的呢?

醉心于异域风情和东方格调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往往乐于去体验各种类型的烟。作为通往新大陆的门户,西班牙成为作家们“采风”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地区,即塞维利亚烟草厂的所在地,在烟草带来的全新感官刺激之下,作家们更容易设计出浪漫的桥段和情节。

巴尔扎克将以下五种物质称作“现代兴奋剂”:茶、咖啡、酒、糖以及烟草。他特别提到了烟草在当时社会的流行与普及:“雪茄早已征服了当今社会”,并联想到当时工业社会的背景:“吸烟的人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变成了‘烟囚’。”巴尔扎克同时就吸烟成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能让你一个花花公子毫不犹豫地离开心爱的女人,让一个犯人心甘情愿地服苦役。”巴尔扎克自己虽然并不吸烟,但这丝毫不妨碍他被吸烟这种行为所深深吸引。

巴尔扎克对烟的爱意表达得十分文艺,甚至声称可随之进入天堂。然而对享乐的无限追逐也要付出代价,巴尔扎克后来失去了抒情的兴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伪医学式体验,他得出了结论:“烟雾会让人口干舌燥。”巴尔扎克发现吸烟会阻塞口腔,甚至最终影响到消化系统。于是我们之后看到,巴尔扎克变成了19世纪的反烟第一人。

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关于吸烟的感受和体验层出不穷。乐于此道时髦人士也加上一

道推动力,撩拨起人们对烟草的迷恋。在他们眼中,吸烟的行为充满了异国情调,散发着无穷的诱惑。

起源于西方、价格低廉的烟草就这样受到了文学作品的青睐,变得高贵起来,成了文艺界精英、权贵阶层的宠儿。针对如此广泛的需求,固执的香烟反对者们只能反驳道:“香烟只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能通过它满足自身的需求,其实不然,香烟只是一种虚幻的需求来替代其他真实的需求而已。在当今社会,各种享乐手段层出不穷,而每天也都会出现新的必需品。人们必然会对享受不到的物质产生渴求;烟草填补了城市居民对乡村宁静生活的渴求,同样地,它也填补了农民对城市里多彩生活的渴求。越来越多的需求令欲望不断膨胀,人们也因此越来越依赖于那些自欺欺人的手段,例如烟草,去慰藉那些无法满足的需求。”

吸烟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安慰剂。1807年,法国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作者气愤填膺地指出抽烟的新风俗已经“攻陷”了整个法兰西帝国。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崇尚英国贵族诗人拜伦的精英男士们还热衷于在晚餐后聚在一起抽雪茄,有时,他们走在大街上手心里拿着雪茄卷以炫炫耀。当时的烟卷也因此被称为“伦敦烟”。腆着肚子,抽着雪茄,戴着高礼帽,穿着无尾晚礼服,这组成了当时权贵人士的标准形象。

到18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雪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富人们的专享,它也开始受到小资产阶级和大学生们的青睐。我们可从《悲惨世界》或者《剖析大学生》里找到代表对象,那些抽着廉价烟卷的都是新生,而那些每天抽23支烟的则是毕业生。

当时的人们也常把烟卷叫做“cigarito”,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别称让烟卷显得很雅



致。时髦人士的代表之一、著名作家大仲马曾受邀前往西班牙,担任蒙庞西埃公爵婚礼的记录者。在西班牙时,他发现了早已在当地盛行的烟卷,并将这个时髦玩意儿带回到法国:“斜靠在壁炉旁,犹如西班牙人一样沉着和耐心,我翻动着手指,裹出了一支小烟卷。”

著名女作家乔治桑则对雪茄情有独钟:“一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这是我见过最美妙的东西之一。我尤其热爱谈雪茄,因为它有着柔和的气味、适中的长度。当你吐出最后一口烟,放下手中的雪茄卷,准备开始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时,最大的安慰和享受莫过于之前这半小时的吞云吐雾了。”1842年,《哈哈镜》画报刊登了一幅由约瑟夫·洛明兹创作的乔治桑的漫画像。画中的女作家身着男装,一只手拿着议员申请表,另一只手则拿着香烟。

文学作品中最出名的“女烟民”当属卡门。“她(卡门)十分喜欢烟草的味道,甚至也吸那种淡口味的纸烟卷。”作者在书中特地以斜体字来表明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适宜于优雅的人。为了与卡门攀谈,故事叙述者递上了自己的香烟:“她抽出一支并点了点头以表谢意。”于是两人开始围绕着烟卷这个话题亲切地聊了起来:“我与这位刚沐浴完的美丽女子,在缭绕的烟雾中聊得兴起,以至于忘记了岸边其他人的存在,这世界上似乎只剩下我们两人。”卡门由此成了“风骚撩人”的代名词并“流芳百世”,她的传说经久不衰;从1915年至2006年,以“卡门”命名的电影就有十几部。

正如卡门代表了欲望,香烟也随之成为诱惑的象征。

一次不平凡的岗位变动

■ 史利菊

我刚从电话订货员转到品牌管理员,从表面上看就只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调动,而实际上它们的工作有着质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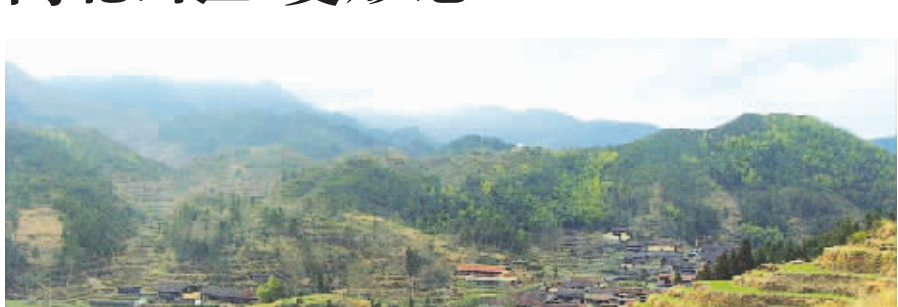
在转岗前,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报了品牌采供部,在岗位还没有公示期间,我非常担心,一是电话订货员的工作是所有岗位中最单纯一个岗位,对其他岗位业务知识不熟悉,部门领导是否考虑让我转岗;二是到了新岗位之后,以我们现有的专业知识来说,要得心应手地工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又担心到了新岗位之后对业务不熟悉,影响部门工作进度。这一连串的现实问题整天困扰着我,但是随着

网上订货的不断增长,电话订货员岗位逐渐边缘化,使我们不得不面临转岗这一现实问题。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报了此岗位,直到部门领导在明知我的业务不熟悉的情况下,愿意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后,我终于走进了品采部办公室。

刚到品采部办公室那几天,看到同事们得心应手地做工作,我才发现,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甚至在想,如果两年前我有勇气转岗,早点接触和学习这些业务知识,最起码现在不至于一样都不懂。在同事们的耐心帮助和指导下,我已渐渐学习了一些业务知识,慢慢熟悉自己所管品牌,逐渐了解品牌管理员的工作流程和职责是

什么,要做好一个品牌管理员,必须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开展市场供需状况调研,负责卷烟品牌评价及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实施新品卷烟上市、品牌维护和品牌退出管理;指导县级营销部开展品牌管理工作,根据货源投放策略制定货源投放方案并组织实施,评价货源投放效果,负责工商协同营销、工业企业具体服务与评价,参与制定品牌发展规划。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但是由于自己起点低,所以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后我将不断地努力,虚心向老同事请教,争取早点熟悉和掌握业务知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

闽北山区“变形记”



■ 彭娟

“青山连青山,山脚一亩地,沟壑戏水玩,红土遍山梁。”每当哼起这儿时的歌谣,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闽北老家的样子来。

小时候的我在“两山夹一水,众壑闹飞流”的武夷山脚下长大。山坳里的坳田、溪边的阡田还有山塘周围的坝田,都留下过我童年的足迹。现在,在电脑上看到那层层梯田,就会想起家乡的土地,那沿着山的等高线画出的梯田轮廓,如同山的年轮一般,在我心里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然而山岭耸峙,低丘起伏,绝美的风景也

无情地撕裂了闽北山区农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美景的背后是人挖、牛犁,马驮、人背的落后生产方式,峻险的河谷与山间小盆地让人很难将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与之相联系,于是,长时间来,老家的村民们只能用传统的农耕方式延续辛苦的生产。

闽北山区农民的苦与累,存在我的脑海里很久、很久。

直到再次踏上这片故乡的热土,再次零距离地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才发现山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返乡是带着采访任务来的,要去采访的是建阳莒口镇的一个烟农合作社。

要说变化是从回乡的路上开始的,一条条笔直的隧道取代了原来的盘山公路,从市区到村里的距离瞬间被缩短了,原来进村时总能见到的灌木丛生的土路早就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水泥路。

小山村的变化也让人惊叹。原来低矮的土房现在很难再寻到踪影,在莒口镇二层高的小楼几乎是村庄的“标配”,偶尔还能看见漂亮的小轿车停在农户的家门口。村子变美了,村民变富了,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

莒口镇上布村的烟农魏智友说,你到对面的山坡上往下看就知道。沿着他的指点,我爬上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坡地。

站在高处俯瞰,大片的烟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油油的光;条条平整的机耕路与沟渠纵横交错,贯穿田间;红白相间的灌桩星罗棋布,有序地点缀在田野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这片美丽的红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还是我印象中的闽北山区吗?那些曾经狭小的田块、凹凸不平的土地都去哪儿了?

“这些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变化这么大?”我太疑惑了,不由地问起陪同我采访的建阳烟叶办的相关人员。我坦白地和他们说,我印象中的闽北山区停留在那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老样子,真的没办法相信,山区还

看见她是个老太太,就说“大娘,您不用慌。我把烟给您码好,一箱二十五条,三箱七十五条,另外十三条我们给您放在这个箱子上,一共八十八条;您好数,等您女儿回来她也好数”。她听了这话才缓了一口气,心里紧张。然后,送货员等她数完,请邻居帮忙给签字才走了。说完,老娘又一脸欣慰地说:“这些人都还挺好的”。我也松了一口气,心里暖洋洋的。

多好的送货员,整天一箱一箱地搬货,大热天的,对我们零售户还那么有耐心,不烦不躁。很多时候还碰到我们因为没有及时地存入烟款,或划账不成功,他们还得收现金:冒着收错或收着假钱的风险。同样,他们除了一

爷爷的烟斗

■ 吴红

爷爷又开始“扑哧—扑哧”地咬起他的烟管来,一缕一缕的烟雾化为圈,在他的满头银发下被划破,飘散在那棵枯弱而又显苍劲的橘树之下。

“爷爷,你少抽点儿,这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唉,就是要抽点才好,干起活来才有精神呢!”话音未落,爷爷便咳嗽了起来。

爷爷今年八十岁了,爸爸和叔叔们为他庆祝了一个比较隆重的生日。在为他贺寿的那天,家里的坝子叽叽嘎嘎热闹了一整天,爷爷坐在他的长凳上,双手不知放在哪里是好。咬着他的烟管乐呵呵地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孙子们,还有同村的乡亲们,都聚在一起为自己祝寿,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烟缕一层又一层散漫在这整个坝子里。

爷爷现在还乐着,还记得自己寿辰那天的情形,那天的坝子,还有那天的那棵橘树也显得别样精神。他常常对自己说:“娃儿们都很孝顺,给我庆了这么大的一个寿,真不简单。”于是,扛着锄头,又向田间走去。

夕阳还没有落定,最后几丝微茫的余晖稳稳地放在爷爷的背上,肩上的锄头随着时光的积累,似乎连泥土都化为其中。青蓝色的夹心泛着淡淡的黄,衣角已有些破烂,一步又一步移远。他又来到这块陪伴他多年的土地,缓缓地放下肩头的锄头,将其插入土中,折起袖口,他在干活时总是要折起他的袖口来。接着,身子一仰一后拔起插入土中的锄头,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弯弯的弧。

“爷爷,天都要黑了,回家吧。”

“好好,等我把这剩下的地挖完了就回家。”

每一锄土,每一棵苗,爷爷都要尽力做到自己满意为止。苗儿歪了,他得扶正,土块总是均匀大小,谁不夸慕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干起活来却像个小伙子呢。

爷爷终于可以回家了,锄杆又搭在了他的肩上,不知何时,“扑哧—扑哧”烟斗又响了起来。

不知道历经了多少载,爷爷依旧那么热忱这块土地,他与这块土地愈来愈亲近了。小苗尖的露水在锄头的挥动下,在叶尖打滚。突然,远处传来机器的声音,十分粗重。原来是伍子家买的旋耕机,他正在用那新玩意儿耕地,动作麻利极了。没过好久,机器声音停了下来,在另一片土地上又响了起来。

那块刚刚耕好了的土地,在阳光之下,似乎在冲爷爷笑,爷爷放下手头的锄头,缓缓地兜兜里掏出他那只沉沉的烟斗,望着远处升起的炊烟,此时,四处似乎沉寂了,只是那烟斗还缓缓冒出一缕又一缕的烟,烟缕飞落在每一粒土壤之上,他忘记了回家。

如今,院子上的那棵橘树树叶已经落尽,但爷爷的烟斗还是定时响起,缕缕的烟,散漫在参差的树杈间,向整个坝子扩散,扩散。

能变成“小平原”。

一位负责人简要地回答了我。他说这几年,借着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东风,烟草部门加强与市委、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的合作,通过一系列的土地平整措施,如变山丘中坡地为梯台地,变零散平坡地为大块平地,变不规则缓坡地为规则缓坡地,为农机作业提供有利条件。此外还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的综合治理,进一步改善烟田基本生产条件。

“你看这片地,原来地块零星分散、凹凸不平,春耕秋收靠的是人背马驮,劳力投入大,收成很微薄。现在地平整、路通畅,这为我们全面推行机械化打牢基础。”建阳烟叶生产办公室的同志笑着对我说。

“这些平整的机耕路,其实是我们的致富路。”站在烟地边,烟农魏智友感慨地说,“土地整理前,这里无路无水,今年,旋耕机、起垄机直接开到地里,耕地、起垄一次完成,烟农只要移栽、浇水,活计轻松多了。我家今年一口气种了22亩烟。”

因为改变,让村民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硕果;因为改变,也让村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山区的蜕变,更是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受到了烟草行业惠农政策的实在。

遍一遍地嘱咐我们下次千万记得提前存款外,没有一点烦躁、怨言。而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后来,我通过客户经理才知道,昨天给我们这片送货的送货员是刘锦林和他的同事。

像刘锦林及他的同事这样默默为我们烟草零售户耐心服务的送货员很多很多,时刻感动着我们;就请我们烟草零售户不要吝啬我们的感动,不要吝啬我们的发现和赞美,大方地给予他们应得的回报。

是的,也许在于他们“只是尽了一份职责”,只是“举手之劳”,但带给我们的却是“感动常在”!

感动常在

■ 吕瑞娟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在我们身边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一点不假。就说感动吧,我们身边并不缺少,缺少的是我们去发现我们身边的感动。

记得有一位同行在一篇文章里说到:“在烟草行业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领导也不是我们零售户经常能见到的专卖人员和营销人员,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我们却像受到专卖人员和营销人员真心诚意地服务一样享受着他们的服务”。

就在昨天,因为烟草公司协同中国银行

要集体为我们烟草零售户办理借记卡(便于我们更快更方便地进行网上支付烟款),而我正赶上要接烟,我把六十多岁、从来不会看店的老娘留在店里帮我等着接烟,我拿着相关资料急急忙忙赶去烟草公司。从我离开店的那一刻起就挺担心老娘,怕她不会接烟,看到送货员紧张。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火急火燎地办完事赶回店里时,看见我的八十八条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而且,一箱烟和一箱烟之间还有一定的缝隙。这时,老娘告诉我,她一看见烟草公司的送货车就不由得紧张了起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进也不是出也不是。而烟草公司的送货员一进门就

看见她是个老太太,就说“大娘,您不用慌。我把烟给您码好,一箱二十五条,三箱七十五条,另外十三条我们给您放在这个箱子上,一共八十八条;您好数,等您女儿回来她也好数”。她听了这话才缓了一口气,心里紧张。然后,送货员等她数完,请邻居帮忙给签字才走了。说完,老娘又一脸欣慰地说:“这些人都还挺好的”。我也松了一口气,心里暖洋洋的。

多好的送货员,整天一箱一箱地搬货,大热天的,对我们零售户还那么有耐心,不烦不躁。很多时候还碰到我们因为没有及时地存入烟款,或划账不成功,他们还得收现金:冒着收错或收着假钱的风险。同样,他们除了一